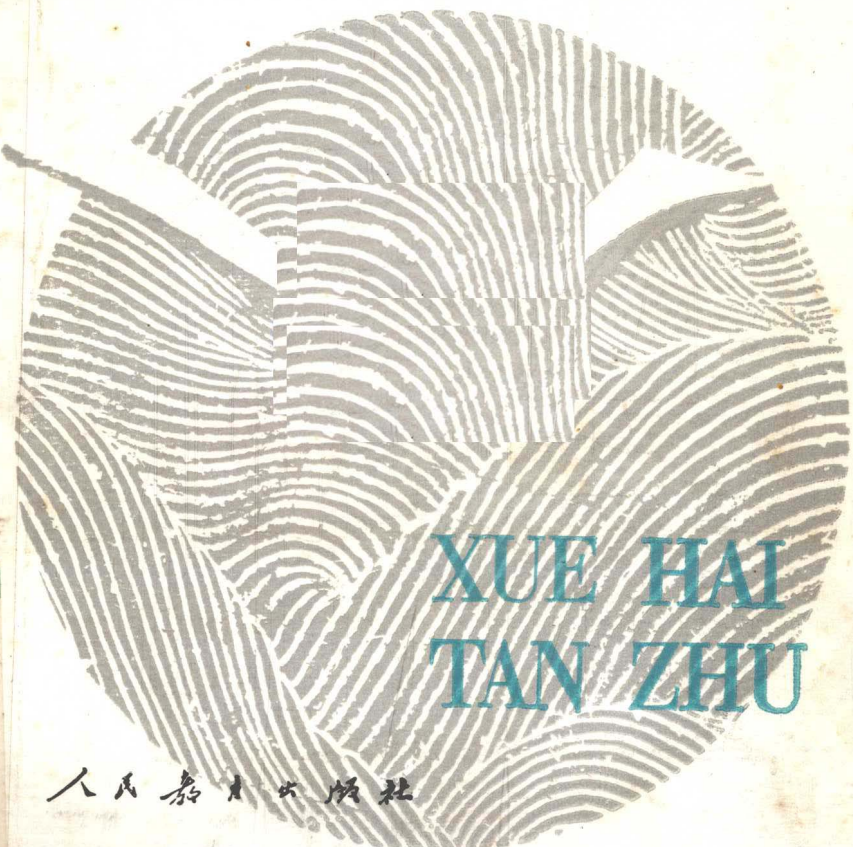


学海探珠

于漪 著



XUE HAI
TAN ZHU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学海探珠

李海 著

XUE HAI
TAN ZHU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学海探珠

于 漪 著

•

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经销

北京联华印刷厂印装

•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25 字数 124,000

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,750

ISBN 7-107-10419-5

G·1538 定价 2.10 元

目 录

锲而不舍，入宝山不会空手回——代序·····	(1)
小 引·····	(5)
“不学无术”·····	(6)
从“不求甚解”想起的·····	(8)
“想当然耳”·····	(10)
过犹不及·····	(13)
偷书与抄书·····	(16)
谈一般化·····	(18)
蹈袭与暗合·····	(21)
委曲与意尽·····	(24)
“坐不读书”·····	(27)
以旧为新·····	(30)
交白卷与《法家诗选》·····	(32)
不懂装懂·····	(34)
答非所问·····	(37)
“小说家言”·····	(40)
也谈王熙凤·····	(43)
燕北闲人谈《红楼梦》·····	(46)
《儒林外史·幽榜》·····	(49)
引人入胜·····	(52)
强中更有强中手·····	(56)
沾 光·····	(59)

讲诗一得.....	(62)
说理短诗.....	(64)
太真遗事和昭君诗.....	(67)
“算博士”	(69)
诗文中的“东南西北”	(73)
诗中的色彩.....	(76)
月 诗.....	(80)
知人论世.....	(83)
鄙吝不萌.....	(85)
生死之间.....	(88)
素 食.....	(91)
拜袁揖赵哭蒋图.....	(94)
才思敏捷和急中生智.....	(97)
学文之初.....	(100)
早 慧.....	(103)
物与人、规矩与巧.....	(105)
识 字.....	(108)
识字与文字狱.....	(111)
以猿猴调侃人.....	(114)
文学中的狐.....	(117)
读 画.....	(121)
评画的启示.....	(124)
“回到自然”	(127)
艺术家的厄运及联想.....	(130)
克拉克谈西洋歌剧想起的.....	(133)
劳于求人而逸于任人.....	(136)
谈考试选拔人才.....	(139)

闲话皇帝·····	(142)
太极图·····	(146)
如坐针毡与如坐春风·····	(149)
夜读散记·····	(152)
(一) “铁中铮铮”·····	(152)
(二) “阳春白雪”·····	(153)
(三) “留得一钱看”·····	(153)
(四) “仇寇”·····	(154)
(五) “貂尾”、“方山”·····	(154)
(六) “老者安之”·····	(156)
(七) “参差十万人家”·····	(158)
(八) 关于《岳阳楼记》·····	(161)
李广与程不识·····	(163)
浅显说理小试·····	(165)
深沉的诗·····	(167)
爱查、爱读、爱翻·····	(176)
字典的“魔力”·····	(179)
从记忆深处升起·····	(182)
我与《千家诗》·····	(185)
忆昔童年乐事多(代跋)·····	(188)

锲而不舍，入宝山不会空手回

——代序

拿到于漪同志这部书的原稿有很长时间了。编辑部和于老师本人都要求我为它写几句话。我愿意，一口答应了。可是，我竟很久没写出来，延误了出书的时间。我首先向于老师和编辑部道歉，陪罪。不过，也不能完全怪我。这决不是遁辞，决不是推托遮盖。请容我慢慢交代。

去年七月份，我拿到稿子没有几天，还没来得及看，就住进医院了。是慢性病，不算严重。病情稳定之后，可以作点轻微工作了。我第一件事就是看这本稿子。看了几篇，我着了迷，放不下了。毕竟还在疗养期间，工作效率差，没能一口气读完，竟又被别的事打断了。照一向的习惯，既已看了一部分，对书有了一定的理解，写篇短序能够办得到了。可我不愿意就那样把稿子交出去，既然先睹为快就想快到底，看完再写。愿望没能实现，接着出了院，仓促准备访问日本，回来，又匆匆忙忙访问香港（都是应邀参加学术性会议），归后不久，开了个时间很长的会。这期间，又断断续续读了几篇，越读越放不下。长会之后未几，又病了。这次来势猛，心律过速，引起严重供氧不足，再次住进了医院。

这是偶发性的。治疗了一段，除仍有供氧不足、供血不足现象外，一些并发症都已基本消除。又可以看点东西、写点东西了。这一次，终于把全稿从头至尾读了一遍。说句老实话，我交代这段过程，自然是向于老师和编辑部解释，道歉，然而实际的意思还有一层：于老师本人要负至少三分之一的责任。倘若她的稿子让我不爱看，不就早交出去了吗？更重要的是向读者道歉。如果读者们能够早一些读到这本书，那该有多好啊！

咱们都知道，教学是科学，又是艺术。但是，科学也罢，艺术也罢，都需要同一种本钱——知识。科学需要知识，这不在话下。难道艺术就不需要知识了吗？到过庐山和没到过庐山的，懂点透视学和不懂透视学的，写出来的庐山会大不相同的。当然，没到过可以发挥想象，不懂透视学可以靠经验来摸索，然而，那可辛苦多了！偏偏教语文课需要的知识又是那么庞杂，“人之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”，专就教中学而论，对庄子这句话感受最深的恐怕要数语文老师了。当过多年成功的语文教师的于漪同志，深知其中甘苦，深知她这个特级教师的光荣称号来之不易。需要知识就得去求知。而求知，本来是乐事，可弄不好也会成为苦事（“痛苦”之“苦”，非“艰苦”之“苦”）。学教育学出身的于老师深明此中奥秘。她用“学海探珠”名其书。一看见这个书名，立刻让人眼前展现出一片浩瀚的大海，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，光着脚丫儿，挽起了裤腿儿，在海滩上东跑西跑，高高兴兴的而又聚精会神的在那里探寻蚌珠。多么可爱啊！于老师谦逊的说，她常常探珠不获，拣来了一大堆

光怪陆离的贝壳，接着又蕴含深意的说：“即使如此，我仍然是满怀喜悦的。”是的，全书用了几十个优美生动的小故事写她是怎样拣来那些“贝壳”的。这些小故事——而不是用说教——阐明了她这本书的主题：只要你能“锲而不舍”，入宝山就决不会空手而归。她把求知这件事让人感到轻松化了，美化了。“赶紧象可爱的孩子那样到碧海之滨去探珠吧！”——我甚至想，不仅当教师的自己要能这样愉快的去求知，也应当能使自己教的学生同样愉快的去探索知识的宝山，满布着即使是“贝壳”的海滩。于老师确实作到了这一点。她那些出神入化的散文既描绘了她自己探珠的道路，实际上也在描绘着她教学的道路。教的路和学的路是通着的，是应当通起来的。“怎样教”要从“怎样学”中找寻答案。

我非常喜欢结尾的两篇：《从记忆深处升起》和《忆昔童年乐事多（代跋）》。

这两篇都是回忆小品，回忆自己童年、少年的生活。回忆些什么呢？

于老师和每个人一样，以甜蜜的心情回忆故乡——镇江的山山水水，写得生动优美，引人入胜。然而，可不就只是咱们常用的行话“景物描写”，而是和她的教学联系起来了。她从对家乡的回忆想到了王安石的《泊船瓜洲》。她从爬上金山北望扬州路看到的北固楼想到了辛弃疾的《南乡子·登京口北固亭有怀》，从而想到了怎样用这首震撼人心的词激发起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情怀。读到这里我不禁叫出来：“于漪（请恕我不恭，背地里直呼其名）教书简直教得着魔了！”是的，干什么有意义的事业都得“着魔”，不

“着魔”是干不成任何事业的。尤其是当教师的，若干世纪以来（今天好多了）被称作“教书匠”、“孩子王”的人，更需要对教书有这么一股子“呆头呆脑”的“魔障”劲儿！

在两篇回忆小品中写得很多的是幼小时受到过教益的老师，写得是那么亲切，令读者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。于漪同志爱她的老师。爱老师的人——真心的爱，已逾知命之年还深深记得、深深爱着幼小时的老师的人，才，也必定知道怎样去爱学生。（这当中有逻辑，决不是硬拉扯。）而爱学生，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，鼓励学生正当而大胆的独立思考，敢于创新的精神，恰恰是作一个成功的教师的秘密所在。我也跟着于漪同志爱上那位赞赏她的“讨窃瓮者檄”的作文堪与孟嘉落帽韵事媲美的老师，从而只一遍就把于老师的佳句“鸡虫得失浑闲事，赢取先生说孟嘉”背下来了。

至于全书的几十篇散文，请读者自己去体味吧。拙笔写名、动、形、主、谓、宾那些东西写惯了，越写越拙，临时抱佛脚，怎么下工夫也写不出原文的神采，也比不上聪慧的读者的悟性，只能成为许多蛇足而已。

只愿意总说一句话：于漪同志这本书看上去是一本轻轻松松的小品文集，实际上却是一本很严肃的讲学习法和教学法的论著。请容许我掉一句书袋：寓庄于谐，盖亦为学为教之一道也欤！

张志公

1986年5月于北京 病房灯下

小 引

教师要有丰富的智力生活。蜜蜂辛勤地采花，才能酿就甜美的蜜；教师孜孜不倦地探索人类知识的宝库，不断吸取新鲜的养分，才能担当教育人的重任。在实践中学习，从书本里学习，是我这个语文教师毕生的追求和责任。

学习能使人心明眼亮。《颜氏家训·勉学篇》说：“夫所以读书学问，本欲开心明目，利于行耳。”学得扎实，学得深入，学得宽广，就为不断改进教学，提高教学质量准备了重要的条件。

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”，这是千古学人面对知识的海洋所发的浩叹。教师工作繁重，抽出时间来经常学习着实不容易。记得有人问过我：“你在学习中最喜欢什么？”我曾答非所问地说：“我最喜欢‘锲而不舍’四个字。”只要有这四字精神，再忙也能挤出时间学。

人类浩瀚的知识的海洋，蕴藏着无数奇珍异宝，辛勤的探宝人绝不会空手而回。我的眼前碧海空阔，珠蚌含胎，探珠是我的良好愿望，也许能探得一两颗圆润耀目的宝珠。但我毕竟是个识浅力薄的探索者，一定常常探珠不获，倒拣来了光怪陆离的贝壳——即使如此，我仍然是满怀喜悦的。

“不学无术”

北宋寇准是一位敢作敢为的政治家，在历史上有贡献。景德元年，契丹入侵，寇准任宰相，坚决反对王钦若南迁的逃跑主张，力主抗战。他竟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促使皇帝赴前线，进驻澶州督战。由于谋画得当，抵住入侵的敌人，寇准立下了大功劳。但不久他受到王钦若的排挤，免除宰相职位。一次，寇准问一个叫张咏的：“何以教准？”张咏慢条斯理地说：“《霍光传》不可不读也。”寇准莫名其妙，回去赶紧打开《汉书》，翻到《霍光传》，一口气读下去。当他读到“不学亡（无）术”四个字时，才恍然大悟，笑着说：

“此张公谓我也。”

张咏一向认为“寇公奇材，惜学术不足耳”，与霍光有相似处。霍光是西汉重臣，扶保皇室安定政治起了重要作用。霍光死后，霍家专权，就遭到灭门之祸。张咏看到寇准与霍光一样强毅有为，招忌恨，就劝他读《霍光传》，委婉婉启发他以霍光的身后事为鉴，不要招祸。《霍光传》在最后的“传赞”中有这么几句话：“然光不学亡（无）术，闇于大理……以增颠覆之祸，死财（才）三年，宗族夷灭，哀哉！”事情很明白，张咏是讽示寇准不能“不学无术”，以致因不明大理招祸，要善于明哲保身。然而，我们今天应用这一成语，已不把它与明哲保身联系起来，而是径指不学习无本领了。

在十年浩劫中，四人帮曾提出过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奇谈怪论。那时候谁学习谁倒霉，交白卷的张铁生大红特红，成了“英雄”。今天，这种灾难的年代已经过去，不会有人公开反对学习，公开标榜“不学无术”光荣了。但要彻底清除流毒亦非轻而易举的事，不是直到现在还存在着一种“只要能赚钱，知识少点也无关”的糊涂思想么？党中央提出确立尊重科学文化知识正确观念，要求切实做到欢迎知识，渴求知识，把知识变成建设新世界的巨大力量。“这就要求我们，要求中国共产党人，要求各条战线、各行各业的广大干部，一定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，重新学习。”我们教师也要重新学习，加强理论学习、专业知识和新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，把培养年轻一代的工作做得更好。“不学无术”与做好工作是不相容的。

从“不求甚解”想起的

“不求甚解”，现在多指学习不认真，不深入，粗枝大叶。这句话最早是陶渊明说的。《陶渊明集·五柳先生传》：

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；每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。”由于这句话出自陶渊明这样的大诗人，历来就谈得多了。

糊涂人道听途说，把陶渊明确说成是读书马虎的典型。懒惰人学习不深入，举出陶渊明作幌子，说“陶渊明这样的大诗人，读书还不是不求甚解！”好心人出来说了，“陶渊明根本不是那个样子”，并从他的诗文中引出一些话来作证明。有人说，不能断章取义，要看看上文，上文是“好读书”，这个“好”字可不容易，下文是“每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”，可见他不仅“会意”，并且一领会就高兴得连饭也忘了吃了。进而又从别的地方找到证明，陶渊明在《与子俨等疏》中也说：“开卷有得，便欣然忘食。”因此就有人说，陶渊明读书是求“解”的，不过不求“甚”解而已。有人更进一步说陶渊明读书不是粗枝大叶，而是细心得很，证据是他有名的诗《移居二首》中有这样两句：“奇文共欣赏，疑义相与析。”——研讨探求得很深入的。

以上的说法证据确凿，虽有点道理，但还不能替陶渊明的“不求甚解”的态度开脱，因为那句话分明是他自己说的呀！于是人们就探求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有的说“不求甚解”的真义应该是“读书的方法，不要固执一点，咬文

嚼字，而要前后贯通，了解大意”。（见《燕山夜话》）说得更好的如《管锥篇》：“窃谓陶之‘不求甚解’如杜甫《漫成》之‘读书难字过’也；陶之‘疑义与析’又如杜甫《春日忆李白》之‘重与细论文’也。……一人之身，读书之阔略不拘精细不苟，因时因事而异宜焉。”真是越讲越精采，越说越深刻！

从这里可以得到如何很好地指导学生读书的启示。语文教学中指导学生精读诗文，人们容易理解，但不易注意到在另一方面要指导学生广泛阅读。教师除指导学生精读外，必须指导学生在课外广泛地有计划地读一点书，把精读与泛读有机地结合起来。精读要熟读精思，“须一棒一条痕，一掴一掌血”，心领神会。但书多，浩如烟海，遍读根本不可能，即使有些该读的书，也并非本本都要精读，倒是较多的书只消“不求甚解”，知其大意即可。精读与泛读的要求不同，前者要求领会深，后者则要求有所“会意”，但两者要统一在“理解”上，相辅相成，相得益彰，如是步步深入，学业就能日精月进。

“想当然耳”

北宋仁宗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，朝廷举行考进士的春试。皇帝任命当代大文豪欧阳修做主试官。经欧阳修推荐，其他主试官赞同，著名学者、诗人梅尧臣为参详官，又名小试官。梅尧臣阅卷时看到一篇好文章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写得很出色。文章主旨是：奖赏宁可失之过宽，惩罚则应慎重，免得枉杀无辜。文中有这么一段：“当尧之时，皋陶（yáo）为士，将杀人，皋陶曰‘杀之’三，尧曰‘宥之’三，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。”用典用到圣君尧身上了，简直非同小可！文章送到欧阳修手里，他也大为欣赏。他们都不知道这一典故出在什么地方，写得那么郑重其事，想必大有来头。但不管如何，文章确实好，录取第二名，作者就是二十二岁的苏轼。发榜以后，苏轼拜见欧阳修，欧问起这几句话的出处，苏轼引用孔融的话回答说：“想当然耳。”真相大白，原来是杜撰，把大文豪也蒙住了。

今天看来，苏东坡这几句话有没有出处无关宏旨，倒是这一历史掌故成了美谈。当然，这不能误解为学习、工作可以持想当然的态度。教师在教学中凡有不清楚的、掌握不准的知识，都要认真查一查，力求真正弄清楚，采取对学生负责的态度，养成踏踏实实良好的习惯。比如造大桥、起高楼，若没有大量科学的数据，只凭想当然，其结果不是造不

成，就是要倒塌，道理是显而易见的。

还有一种往往不被人注意的现象，即：习以为常的事物，反而有时视而不见。因此，我们也不能自以为熟悉而来个想当然。法国十九世纪著名印象派画家莫奈，到伦敦去画威斯敏斯特教堂。伦敦是闻名的雾都，他选了平常的雾天作画。画上，教堂掩映在雾中，轮廓隐约可见，雾却是紫红色的。画展览出来，舆论大哗。伦敦人多年在雾里生活，对雾太熟悉了，觉得分明是灰蒙蒙的，连书上也这样说的。到底谁正确呢？经莫奈的画一提醒，人们上街仔细观察，伦敦的雾果真是紫红色的。于是进一步追求原因，原来雾的红色度是由于烟太多，烟雾和伦敦的红砖房相映而成。莫奈竟因此获得“伦敦雾创造者”的雅号。按理说应该是伦敦人对伦敦雾最熟悉，可是他们反因“想当然”而弄错。莫奈这个外国人之所以弄对，是因为他作画时作了入微的观察。可见，必须时时提醒自己，对即使习以为常的事物也得看一看，想一想，力戒想当然。

风景画家固然要仔细观察大自然，作家描写风景也必须这样。描绘风景，要算俄罗斯的小说家屠格涅夫首屈一指了。试看《猎人笔记》最后一篇《树林和草原》中，他把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幅风景画刻画得多么细致入微，充满情趣啊！托尔斯泰称颂他的风景描写说：“这是他的拿手本领，以致在他以后，没有人敢下手碰这样的对象——大自然。”如果没有精细的观察，没有超人的洞悉才能，不忠实于大自然，他哪会有这“拿手本领”？

写到这里，我自然而然想到《儒林外史》开头写王冕学